

慕夏 主编
U XIA CHIEF EDITOR

回到相遇的开始，梦的起航。

细数一年中我们的爱意光影。

IN MEM

逆光元年

BACKLIGHTING
FIRST YEAR

青春文学的华丽转身
2006年度文学巨作



和藏书出版社



知識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逆光·元年/ 慕夏主编.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015-6177-3

I. ①逆… II. ①慕…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13728号

责任编辑: 马 跃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刘艺熠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660mm × 96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45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015-6177-3

定价: 23.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主旋律

甜言“秘”语迎“无羊”

003

1. 一朵花开的时间——慕夏

005

爱情的钥匙

021

2. 无法逃离的羁绊——喵喵咪

023

Summer like 尖叫社

3. “逆光”之初不可告人的秘密？

043

4. 慕夏GG，我不介意来帮你分担工作当主编，啊哈哈！

045



星夜图

再见，男孩

5. 罪与罚——胡伟红

秘密躲在右上方

6. Hey， hey， 我的失忆恶魔殿下！——疏影

何为深爱

7. 深爱都是秘密——易拉罐

微光倒影

8. 我的秘密是荆棘——紫悠涵

9. 乱码归真——默默

可口甜心

10. 馥郁夏之物语——乔颜夏

11. 少女系男生——血殇翼

静谧

12. 信——茉莉哉子





主旋律

甜言“秘”语迎“元年”

1. 一朵花开的时间——慕夏

结情的朝起

2. 无法逃离的羁绊——喵哆哆



在写完《半粒糖，甜到伤》的时候，女王大人很欢喜地拿着稿子对我说：“罗雳丽这个女配角实在是太有才了，给她写一个故事吧。”

我点头说：“其实除了强大腹黑的男主角和有点白痴可爱的女主角以外，我还蛮喜欢故事中的几个配角的。”

“那我等着你的稿子，记得不要再拖稿了。”不等某夏再有异议，女王大人就转身踩着高跟鞋翩然离去……

一句话，我就再度中了疯狂赶稿的魔咒。

《爱你爱到冥王星》和《半粒糖，甜到伤》都是欢喜中带点抽风的故事，这中间写抽风写得我几度吐血，现在终于可以开新坑了，本来还想玩神秘，等整个故事有了完整的思路再告诉“童靴”们的，但是编辑大人强调说，这一期的《逆光·元年》一定要有噱头。于是，这篇充满了无限“秘密”的番外就诞生了。

（画外音：慕夏，卖什么关子呢！你根本就是还没想好要怎么写！）

咳咳……总要给我留点神秘感吧。其实在写《半粒糖，甜到伤》的时候，我脑子里面总是会跳出罗雳丽的故事。“童靴”们，不知道你们看过接下来的短篇，会不会想要再看看罗雳丽的故事？你们期待什么样的发展呢？欢迎来我的博客跟我交流。

最后，谢谢“童靴”们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故事，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附上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lovmux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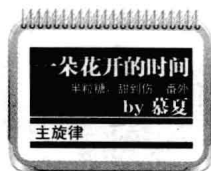


1 一朵花开的时间

向日葵的花语是“沉默的爱”

其实有时候，喜欢不一定要说出口，却是可以放在心里的





很多年以后你还会记得第一个喜欢的人吗？

你会带着怎样的表情去回忆他呢？

是微笑着还是流泪了？

我听说，第一个让你真正喜欢上的人会活在你心里一辈子……

盛夏的天气犹如流火，空气中充斥着黏腻的感觉，堵得人喘不过气来。

中考的最后一堂是数学。

又检查了一遍试卷，然后清脆的铃声划破长空。停笔，交卷，从教室里面冲出来的学生像开闸的洪水一般不断往外涌，整个校园无处不透露出一种欢欣雀跃的氛围。

“菜菜。”终于下定了决心，我在考试结束后对田菜菜说，“前几天我看到陈子逸了。”

菜菜的神情骤然变得有些恍惚，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问我：“那他现在怎么样？”

“都快一年了吧……他还是没有变，听说他已经决定考一中了。”

“罗雳丽……”田菜菜看着我，样子看上去好像很平静，目光清澈，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即使不是为了他，我还是决定要考附中。”田菜菜面向阳光，乌黑的眼珠里面有种光泽盈盈流淌。

我顿住，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田菜菜曾经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一定要考上陈子逸所在的省重点高中，我当时还笑着讲她：“行了吧，就你那种看书超过1个小时就会头痛的毛病，我打赌你肯定考不上。”

那时候的她多懒啊——胸无大志，成天上课打瞌睡，下课就跟我混作业抄！

我总是怒其不争：“田菜菜，你说你将来怎么办？”

田菜菜笑嘻嘻地说：“陈子逸说了，我做不来的还有他。你说有这么一个万能的男朋友在身边，我还怕什么？”

我气极地说：“万一陈子逸不要你了呢？”

“不要我？陈子逸怎么可能不要我？”田菜菜的表情坚定而自信。

没想到却真的被我一语言中，陈子逸居然在临近毕业的这一年和菜菜分手了。

和陈子逸分手的时候田菜菜简直狼狈不堪，每天失魂落魄的，不停打着陈子逸已关机的电话，最后索性跑到陈子逸家楼下去等，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肯放手，那段日子她简直风度全无。

当我接到田菜菜的电话赶过去的时候，她正独自蹲在街口。那天下着大雨，可是倾盆大雨也依旧盖不住她的哭声。那样的地方，急速奔跑的行人都目不斜视，而她就这样毫无顾忌地在那里泣不成声。

我二话不说拖起她就走。她不动，我就恨铁不成钢地骂：“田菜菜，为了那么绝情的一个陈子逸你就这样啊？你哭死他都不会再理你了！”

而她就是不动，只是哭。我气得眼眶都红了，最后也不拉她了，抱着一身冰冷的她，任由雨滴从指尖滑落。我拍着她颤抖的肩膀说：“哭吧，好好儿哭。今天哭完了，你要是再敢哼一声，你看我不把你扔到大马路上去！”

那天田菜菜哭了很久，第二天她就感冒发烧了，打了退烧针，挂了几天点滴。这样大病一场后，她整个人急速瘦下去了，好在人终于是振作起来了。

谁都想不到好起来以后，田菜菜真的开始拼命用功念书了——除此之外，她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只是再也没有提起过陈子逸的名字。

田菜菜虽然做事总是迷迷糊糊的，看似什么都不在乎，但是骨子里却有种不服输的天性，一旦被刺激了，总能发挥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潜能。

正因为如此，她在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中顺利地考上了这所全市闻名的省重点高中。

与其说田菜菜执著地想要考附中，不如说她心里只是执著于曾经就读过附中的陈子逸。

原来，喜欢上一个人是真的愿意为他改变的。

一阵热风拂过，轻微摆动的树叶发出“沙沙”的起伏声，蝉鸣阵阵。

站在耀眼的阳光下，我抬头望着湛蓝清澈的寂静天空，风轻轻撩起我的长发。

空气里花香飘溢，又到了花开正艳的时节，然而此时花开，彼时花落，花开花落始终逃不过似水年华。

我抬手把被风吹乱的碎发拨到耳后，缓缓开口：“菜菜，都一年了呢！”

一年，这样漫长，漫长得仿佛所有前尘往事都化成了漫漫烟尘，像清风一般，趁着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早已悄然飘走。可是，曾经发生的点点滴滴却又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伸手环住田菜菜的肩膀，我不由得对着身边发呆的田菜菜唏嘘：“唉，菜菜，不如趁着这个最后的暑假，我们去云南吧。”

菜菜看着我愣了愣，疑惑地问：“嗯？为什么是去云南？”

微风乍起，叶影浮动在田菜菜白皙的脸庞上。

我微笑地看着她，嘟囔了一句：“云南的丽江多浪漫啊，说不定还会有一场艳遇呢。”

菜菜没有再说话，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两个女生手拉手，肩并肩，感受着这个热烈似火的夏天，好像又回到了曾经唧唧喳喳的光景，只不过这一次谁都没有说话，就这样默默地走在树下交织的光影里。

本来约好了一起去旅行的，眼看离开学还有半个月的时候，田菜菜却跟我讲：“雳丽，这次旅行我估计是去不了了。”

我问她：“是因为你爸妈给你安排的那个高才生家教？你不是说他不仅长得让人发花痴，性格还温柔体贴、善解人意吗？”

田菜菜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说：“别提了，真不知道我爸妈怎么想的，非要我突击一个暑假上重点班。最气人的就是那个家教，那些温柔体贴全都是假象，他现在每天想着法来整我，根本就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黄世仁。”然后，她对我哀求道，“帮我想想办法吧！”

我怜悯地拍了拍她的肩膀说：“节哀，我会顺带着你的那份一起玩的。”

第二天我就随着旅行社的自由团出发去了云南。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昆明后又坐汽车到达大理，中途转车去了曲靖——听说曲靖是盛产向日葵的地方。

旅游旺季里，我像很多旅行者一样，背着包，手里拿着地图，穿梭在乡间的每条小路。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我终于找到了那一整片向日葵。金灿灿的花朵仰望着太阳，一束束地盛开，远远望去，大片花海满目金黄。

一阵清风袭来，阳光下那一望无际、明媚灿烂的金黄欢快地轻轻摇曳，无瑕而可爱。一时间，我的思绪也随着这一整片的金色渐渐飘远。

那年的夏天，一帮人组织去郊外爬山，在一片草坪后面有一片向日葵开得如火如荼。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走过来一个人，轻声问：“你很喜欢向日葵吗？”

我回过神，转脸看着来人。男生的眼睛像夏夜里静谧的湖水，将我的影子淹没在其中；他俊逸的脸上挂着很温暖的笑容，我的心也随之变得很柔软。

我低声说：“嗯。”

男生脸上的笑容不变，点点头。

两个人站在向日葵前，他说：“女孩子很少有人喜欢向日葵，她们更喜欢郁金香、薰衣草、百合吧……”

蝴蝶飞舞在宁静的花海中，蓝天白云娴静内敛。

我看着眼前这个我打从心底喜欢的男孩，发现他的眼神依然宁静，漂亮的唇角依然微微上扬，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可是我心里只有酸疼——在他讲出“她们”的时候其实已经把我排除在外了。原来，我不是他的郁金香，也不是他的薰衣草，更不是他的百合，我只是偷偷喜欢着他的笨蛋罗雳丽。

垂下头，我感觉到眼里有热气在往外冒，想了很久，我还是开口问：“很久以后你还会不会记得自己第一个喜欢上的人，会不会记得为她做过的事、说过的话？”

过了很久，他才开口说：“既然是很喜欢的人又怎么会忘记呢？可是这个世界不是只有爱就能够在一起的。”

微风一阵阵吹过，拂起我轻盈的裙摆，拂起我额前的碎发。

我直起身，站在田间感受着习习清风，心里突然很想念那个眉目清秀、眼睛像湖水般宁静的男生。

慢慢伸出微微张开的手指遮住眼睛，我久久地仰望着天空。盛夏的光斑跳跃在指缝间，一圈圈七彩的光晕闪耀而炫目，倒映在眼里却是酸涩胀痛。

旅途的最后一站我们去了丽江。在古城里面，一条不起眼的小巷拐进去常常是别有洞天，一座破落的四合院走进去常常是生机盎然，一家家特色的店铺里满是别致的小玩意，潺潺的流水声在古城随处可听见。

离开的前一天早上，导游带我们去了丽江有名的许愿树。

无数虔诚的人将自己最深切的愿望写在风铃上，寄托在这棵老树上。

我们的导游讲着当地味道的普通话，笑吟吟地说：“这是我们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了，希望大家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老树下我将一串许愿风铃轻轻挂上去——上面系着一朵盛开的向日葵。

木质风铃牌子上写着一行小字：“愿做一棵向日葵，隔着无边的距离，追随着阳光的脚步，哪怕只有一米阳光。”

一棵许愿树，心愿写上：“心诚则灵。”

向日葵怒放的第16个夏天，犹如从前的15个夏天一样炎热燥闷，干燥少雨。天空湛蓝得仿佛触手可及。眼睛里面有了温润的光，仰着头，我终于笑起来，那些前尘往事，那些零碎的记忆片段，都随之深深掩埋。

从丽江回来就参加了附中的入学考试，田菜菜和我一起被分到了附中的重点班。我开始有点儿佩服田菜菜的家教了，赶鸭子上架居然真的有效果。

想要她从失恋的阴影里面走出来，我就拉着菜菜去学生会面试。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她去学生会面试，结果她居然一脸惨白地跑了。

我追上她问怎么回事，她大惊失色地说：“雳丽，这次我死定了，学生会会长就是我那个变态恶魔家教！”

不是冤家不聚头，前人说的话原来不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附中的学生会会长纪严，实在是有太多事迹流传了，比如能文能武，数学物理奥赛双料冠军，又是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高一就当上学生会会长的人，诸如此类还有很多很多，我没能完全记住，总之就是他拥有若干崇拜者，是受人欢迎和敬畏的“大神”级人物。

自从误打误撞被纪严招揽进了学生会，田菜菜每天都跟我抱怨自己是怎么受折磨的，可是她自己都没有发现她出入学生会的频率却是越来越高了。

最近她中午总是被纪严拉着整理学生会的档案，我一个人也懒得去食堂排队，就

跑到学校后面的小吃街吃东西。

9月的天气还是持续高温，正午的太阳让我额头不停地冒汗。四下打量，我准备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歇一歇，无奈正是吃饭的时候，大小饭店到处都是爆满。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不起眼的麻辣水煮鱼店，人还不算多，没想到，田菜菜居然正躲在这里偷懒。

我走过去准备从身后偷袭她，却突然发现田菜菜身边还有个男生，刚靠近点儿就听到那男生讲：“菜菜小朋友，以后跟大哥混，保证你日后吃香喝辣、前途无量。”

田菜菜握着筷子，双眼闪光，满眼崇拜地点头，像一只无辜的小动物。

我忍不住笑出来，走过去说：“算了吧，就她这脑子也不会有什么升官发财的命，劳驾你管好她不捅娄子就可以了。”

眼神移到那个男生身上，我忽然倒吸了一口气——那样漂亮的黑色眼眸，开心一笑时眼眉弯弯的，鼻梁挺直，光滑的唇带着红润的色泽，侧面的线条光滑优美，即使他是侧对着我，只露给我半张脸，可这半张脸已经足以让我呆愣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盛夏的阳光透入玻璃，斑驳的光点仿佛闪光的碎片。室内一切都沐浴在零星闪烁的光辉中，一切都是如此宁静。

刹那间我觉得有些恍惚，仿佛是被艳阳晒得眩晕，连说话都忘记了。

也许是感觉到我的视线，男生转过头来，微微一愣，半晌后转头问菜菜：“你朋友？”

只是一瞬间，他就彻底抓住了我的视线：那双眼睛如夏日一泓清水在日光下波光粼粼，一种再熟悉不过的感觉从那双眼睛里面散发出来，仿佛时光又倒流回了从前。

刹那间，我只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一声比一声更响，藏在心口的那个名字几乎就要呼之欲出了。但我一眼瞥见他放在桌上的学生会牌子。上面用黑色大字印着“展思扬”和“学生会副会长”，不由得神情一滞，转而摇了摇头。

其实这个世界上相像的人还是很多的……

意识到自己走神了，我立刻拉开凳子坐下，拍了拍田菜菜的小脸，热切地说：“菜菜，这又是你从哪里拐出来的大哥？”声音好像拌了蜜。

田菜菜点了点头。

坐在一边的展思扬笑得极其欢畅，扬眉说：“本校第一帅哥在此，妹妹。”

爽朗的笑声在满室金黄的光线中变得柔软而灿烂。这样明媚的笑容，犹如这个季

节的阳光，明艳动人，叫人格外记忆深刻。

展思扬中间接了一个电话，买完单先走了。我和菜菜两个人吃到撑不下才起身往学校走。半路上，我问菜菜：“他是你们学生会的副会长？”

菜菜点头说：“没错。没想到学生会还有这样的男生吧？别看扬扬表面看上去吊儿郎当的，其实他还是很好讲话的。雳丽，要不你也加入学生会吧？我找扬扬讲一声。”

脚步停顿了一下，我用手遮着眼睛，仰着头看了看树梢。太阳从叶缝中洒下斑驳的光点，偶尔吹来一阵风，果然叫人舒心许多。我微笑着摇了摇头说：“不用了，我暂时不想进学生会。”

“为什么不想？当初还是你跟我说进学生会会有很多好处的。”田菜菜一脸认真。

“不知道，也许是觉得没有把握吧。”

田菜菜瞪着我说：“别跟我开玩笑，你还会觉得没有把握？你又是年级前十名又曾经是市三好学生，不要跟我讲你也会有为难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解释，好在这时候上课的铃声很适时地响起来，我拉着她催促道：“行了行了，到时候再说吧。”

其实再强大的人，在感情面前总是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学校球场的花坛后面，有个不太显眼的凉亭隐在一排排松树后面，十分幽静。木质的构架早已经看不清原本的颜色了，这种年代久远的亭子本来就不被人注意，再加上学校准备建新的教学楼，这个亭子也准备拆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人过来。

中午午休的时候，我总是戴着耳机，拿着书，静静地坐在那里，很久很久。

然而我根本没想到自己还能在这样僻静而隐蔽的地方遇到展思扬。

我仰头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展思扬。

他穿着附中的白色短袖校服，蓝色的领口微微敞开，头发因为流过汗显得很服帖。看到我，他也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说：“是你啊。”

我把书合上，摘下耳机，指了指旁边的空位请他坐，同时笑着点头说：“你还记得我啊。”

展思扬也不客气，从容地在我身边坐下，评价道：“我也算是你的前辈了，可是在这个球场来回这么多次却不知道角落里还有这样一个小凉亭。”